

想起来，我人生的许多起伏，都与那毫不起眼的泡菜有关。

小时候，我如泡菜一般，泡在家庭这只大坛子里。母亲并没有留下多少温存的记忆，但对她做泡菜的记忆却很深。母亲蹲在厨房的一只角落，先掀开坛盖揭开内盖，再把那些洗净了晾干了水分的各类菜蔬一点一点塞进坛口。那感觉，仿佛坛子是一个婴儿，母亲正在用食物喂养它。坛盖离开坛体时，发生低沉而缠绵的声响，似在回应母亲的喂养。

捞泡菜时，母亲的动作更柔软了。手是事先洗净的，再擦干——泡菜娇弱得很，沾不得半点生水。手仿佛附了灵，有了火苗的姿态，出奇的柔软，出奇的热烈。泡菜出坛，母亲把它在橡木做成的砧板上对齐了，切成花生米大小的丁状，加点红油麻油，加几粒味精白糖拌好了，端上桌。

母亲喂养泡菜，泡菜喂养我。

后来离开家，有好长时间我几乎忘记了泡菜。居无定所的生活，泡菜是一种奢侈。重回四川，我人到中年，母亲已老。在许多人的眼里，我除却一身漂泊的风霜，别无所能。母亲看我，眼里的伤痛流出来，她在为我担忧。

我是在一瞬间脱胎换骨的，那是在一次由我召集的聚会上。那时候我在离城不远的乡镇上拥有了一处农家院子，我把朋友们请来，鸡是土鸡，菜从园子里摘，水从井里抽上来。饭局到了尾声，有朋友道：有没有泡菜？众人都看向我，他们知道，这下子难题出到点子上了。

我说：有，你们等等。我端出来的是嫩生姜。我是学了母亲的方法，把嫩如指尖的生姜从坛子里捞出来，对齐了破开、切丁，浇上红油，加几滴麻油，撒上味精和糖，搅拌了，用一只小碟盛上。那品相，又白又红，又香又脆。

母亲是最后一个知晓的。尝了我做的泡菜，母

泡菜人生

□贺小晴



亲也不夸我，只一个劲地找不足：太酸了，要加点盐。太咸了，要加点冰糖。生花了，要加点白酒……即便不酸不咸刚刚好，母亲也有话说：你那个坛子，要经常洗，坛屁股没擦干净，也不算勤快女人……

我没有母亲的那些教条。在母亲眼里，人的一生不容易。女人是穿过针眼的那根线，为了把一家人串起来，就得削尖了，挤扁了，在所有的孔眼里穿行。日子久了，线也就有了针的尖锐。

我宁愿就事论事，在意生活本真的滋味。比如泡菜，因为爱吃，所以去做。做进去了，才发现母亲的教条也不无道理。做泡菜是有很多讲究的。起盐水时水要烧开，再放凉，再配上生姜花椒大蒜八角白酒冰糖……盐自然少不了，它是主角，有条件时，最好加一些老盐水。菜也不是随便泡的，哪些菜能泡不能泡，哪些泡得久一些，哪些只能是“洗澡泡菜”，没有一个统一的课本，但课本的内容早熟记在心。

同样的做法，做出的味道千差万别，有的甚至是天上地下。其间的“道道”十分微妙，有的甚至还颇为神秘。泡菜虽“贱”，却极为娇贵，怕生水，怕油腥，怕脏物。稍不留意，带进去一点油渍，整坛子泡菜全部报废。然而，母亲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：出不出泡菜，看女人是否能干，更要看运气。

但凡说到运气，事情就变得极难捉摸，却也不无道理。母亲一生，没有什么建树。能做出一手好上的泡菜，就足以让她以傲然的姿态，立于尘世。

我对母亲的说法不以为然，却暗自庆幸着自己的好运。我的泡菜虽说比不得母亲，却也有模有样，颇能对付。泡菜卑微，却有着自己的尊严。不容轻视，也容不得马虎。需要的是谨慎和耐心。

当你生活中那些最不起眼的事物，怀抱着一份静心与热爱时，生活，便向你呈现出它宽阔而细微的波澜。这便是母亲所言的好运吧。

父亲一生视钱财如粪土，乐助乡人，唯独爱犁如命，从不肯借犁于他人。父亲打造犁，必先燃三炷香，念念有词，从不轻信一些蹩脚的匠人，非三叔公不打犁。父亲说，犁如其人，曲直是非，尽在榫卯之间，心眼不正的人打不出好犁，三叔公一身正气，所以，三叔公打出的犁好用。父亲打犁，非榆树不取，榆树的韧性就像父亲的倔脾气，榆树打的犁，才能犁出大地的脉络。

农谚说：“冬天手不闲，春天吃不难。”漫长的冬天，“铸犁头”在故乡，在农闲时节，成为一道独特的农事与风景。

一行人，一律黑乎乎的烟火色，挑着担子，冷不丁就将一大摞行当歇在村边的旷地上，“铸犁头啰！”地道的含山方言，立马引来一群围观的人，就有三三两两的汉子，陆陆续续地拎着或锈蚀、或损坏的犁头、犁耳，哐当一声扔在地上。一群含山佬麻利地摆开了架势，有人迅速地支起炉子，并用耐火泥糊起炉子里的内胆；有人砸起废铁噼里啪啦的声音格外刺耳；有人蹲在地上，耐心地用刮刀修补豁口的模具；有人架起一人高的风箱，准备拉风……很快，炉子里就蹿出通红的火焰，司炉人不时向炉子里添加无烟煤和敲碎的废铁。拉风箱的是两个铁塔似的汉子，呼呼的拉风声不绝于耳，以至于那姿势、那声音，多年后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。也就半小时光景，一炉铁水沸腾着，吐着殷红的火舌，泥瓢中，滚烫的铁水“咻咻”地冒着热气，流入模具中。只半根烟的工夫，模子里的犁头、犁耳逐渐褪色，“咻”一声淬火，一股白烟袅袅腾空。敲去毛刺，新铸的犁头、犁耳散发着烧焦的泥土味，被铁丝贯穿着，“哐当、哐当”地响着，随优哉游哉的汉子们消失在狭窄的巷弄中。

一晃10多年未见过犁了，血脉相连的犁，湮没于现代农业的机械轰鸣声中。犁，在故乡摇摇欲坠的老屋里，在我生命的谱系里，已经锈迹斑斑，像一声遥远的叹息。

一张木犁型，就是一部农耕史。犁，似乎永远弓着身子，匍匐于大地。

大家V微语

请多走一步

□吴垠

●在德国，有一对好朋友叫托比和马克。一次周末，他们去山里探险，不料迷了路。

●这期间，马克的腿受伤了，他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下山的路。

●一天早上，马克腿上的伤口发炎了，他对比托比说：“你自己走吧，我连50步都走不了了。”托比问他：“那你可以走49步吗？如果可以，那我们出发吧！”

●马克咬咬牙站起来，托比扶着他走了49步，然后坐下来休息，接着又走了49步……

●第二天早上，马克的伤口更肿了，他沮丧地说：“这下连20步都走不了了。”

●托比又问：“那么你可以走19步吗？”马克摇头苦笑。托比扶着他往前走，每走19步就休息一会儿，接着再走下一个19步……

●第三天，马克的腿疼得更厉害了，他哭着说：“你自己走吧，我一步也走不了了。”

●托比笑笑说：“你可以走半步吗？可以的话，就继续吧！”于是，他们就半步半步往前走。

●傍晚，他们终于看见一座正冒着炊烟的房子——他们得救了。

●后来，马克经常这样说：“感谢托比，是他教会我永远也不要放弃，哪怕连一步都走不动了，还可以再走半步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可以找到人生的出口。”



谈天说地

你是哪种喜欢

□陈中奇

同样是喜欢，也许背后的理由是不一样的。

近日读到一篇文章，怀念农村小时候吃不饱饭，一年四季里，小孩子们漫山遍野去找野果吃，春有“刺泡”“茶耳”，夏尝野葡萄，秋摘“毛栗”，野生猕猴桃、采油茶蜜，冬吃“地蚕”，有一种天真烂漫的童趣，真心喜欢。喜欢什么呢？有相同经历的我，是喜欢那些野果的滋味吗，还是喜欢童年的苦中找乐，或者是喜欢回忆里的温馨，还是文字里流露的那份美好呢？也许都有一点，但哪一点更多些呢，可能很多人都喜欢这篇文章，别人的喜欢又与我的喜欢相类似否？

有人觉得这种追问不必而无趣，我却乐此不疲，追问之中也是乐趣。

喜欢，总是因为某种事物满足了我们的某些需求或者符合审美、道德、价值等标准。美食，不管是长在山野之中的“刺泡”“毛栗”之类的，还是满汉全席、各种菜系佳肴，舌尖上的欲望总是最先让人喜欢；美景，不能吃但好看，也让人喜欢，那是因为它带来眼睛的愉悦和精神的舒畅；好人好事也会让人喜爱的，可能这些人这些事曾经给予过我们帮助和滋养，我们是怀着感恩、感激的心情喜欢的，也有可能与生活没有过交织，我们只是作为旁观者，感受那份激动人心的正能量，并从道德和价值评判上去肯定和赞美。

生活中，有些东西会得到大多数人喜欢，也有些东西大多数人会不喜欢，这大概因为这些事物拥有我们大多数人喜欢的元素，或者大多数人不喜欢的基因。我们不能企望某个东西所有人都喜欢，也要相信即使在我们眼里不好的东西，也会有可取之处，可能总会有人喜欢。

有些喜欢能说得清楚理由，但是有些喜欢似乎天经地义，一般难以说得清楚，正如一见如故，一见钟情。至于爱情，也可以理解成为更深层次的“喜欢”了，“喜欢”到了不能释手、不忍放手的程度，“喜欢”到了忘不掉、离不开的阶段，于是便成了“爱”。

保持开阔的视野，开放的胸怀，可能喜欢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，喜欢的情感在心里填积多了，人的脸上便有了愉悦的光彩和和善的态度。所以人生应多些喜欢，少些不喜欢，日子才会过得好些。